

〔台湾〕卧龙生

铁剑玉佩

下

作家出版社

挂劍王佩



124.8
302



铁剑玉佩

〔台湾〕卧龙生

B912/16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铁剑玉佩 (上中下册)

作者:(台湾)卧龙生

责任编辑:亦真亦幻

责任校对:马云燕 李超英 祁斌

装帧设计:王师颜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 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745 千

印张:34.625

插页:6

印数:0001 8,000 套

版次:199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612-3/I·611

定价:21.50 元 (上中下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四十三

秦羽烈沉声道：“要尊驾表明身份，同时也要问一问尊驾，因何要和秦某人过意不去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老夫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秦羽烈道：“尊驾少装糊涂，东厢屋顶上有秦某人的二十余名弓弩手，此刻毫无动静，显然一遭到尊驾的毒手了。”

柳南江缓缓转过身形，道：“秦堡主！屋顶上埋伏弓弩手作甚？”

秦羽烈道：“前来与尊驾这种神龙诡谲人物会面，秦某不得不预作防范。”

柳南江冷哼道：“辩得好！至于你那二十余名弓弩手遭到何种命运，与老夫无关。这‘高升店’中想必另外尚有能人高手。”

秦羽烈道：“不错，这‘高升店’中尚有能人高手。不过其中之一却在尊驾房中。”

柳南江双眉一挑道：“秦堡主！你到底打算如何？”

秦羽烈冷笑道：“秦某人话说得够明白了，难道尊驾真是傻子？”

只听凌长风在暗以“传音术”说道：“南江兄！这样缠下去，可能会缠到天明也不会有个了局。以南江兄目下功力，何不出手好好将秦羽烈这个武林枭雄教训一顿？”

柳南江一想，凌长风的话倒有道理。如此缠下去是绝无了局的。

一念及此，乃沉声道：“秦羽烈！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么？”

秦羽烈似乎有所仗恃，虽已眼见柳南江威猛绝伦的掌劲，

却丝毫无畏惧之色。闻言嘿嘿笑道：“尊驾最好少说狂话……”

不待他说完，柳南江就呼地攻出一掌。

这一次柳南江存心要教对方知道厉害，因此，一动手就不由自主地施展出佛门绝学“罗汉伏虎掌”。真个气势凌人。

秦羽烈自然不敢攫其锋锐，飘峰闪退，公孙彤却疾声嚷道：“哦！‘罗汉伏虎掌’！果然是柳南江娃儿。”

秦羽烈神色大变，在月色照映下，只见他面色苍白，目光中透视惊疑之色。

柳南江心头也是暗惊，情知已无法再隐瞒真实身份。可是为了不让房中的秦茹慧露面，只得咬牙死不认帐。冷叱道：“简直是信口开河！老夫凭什么就不会佛门绝学‘罗汉伏虎掌’。”

公孙彤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中会‘罗汉伏虎掌’者，只有无尘大师一人，除了他的徒儿之外，别人怎会这种掌法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尔等仿佛得了疯病，竟然一口咬定老夫是柳南江娃儿，真是天下的笑话。”

秦羽烈突然神色一正，道：“柳相公！秦某为你道喜了！”

柳南江神色不禁一怔，继而冷声道：“秦堡主！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秦羽烈道：“柳相公此刻内力与前相较，几别于天壤，理当道贺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秦堡主口口声声指老夫为那柳南江娃儿，那么……”

抬手向房中一指，接道：“请问堡主，房中妇人是谁？”

秦羽烈道：“想必是秦某人的不孝之女茹慧易容改扮。”

柳南江不禁大惊，正感难以回答，突见一影子自他所居住

的房内闪电射出，落在他的身边。

柳南江转头一看，赫然是那古寒秋。

古寒秋将手中黑竹箫朝秦羽烈一点，道：“秦堡主！你别转弯抹角讨便宜，房内明明是我古娘子，因何说是你女儿秦茹慧？”

秦羽烈不禁大大一怔，侧头一看，公孙彤也是满面困惑之色。

柳南江也是大惑不解，古寒秋因何自他房中而出，真使他百思不解。

古寒秋以“传音术”向柳南江说道：“柳相公！不必心惊肉跳，你那位心上人秦茹慧好端端坐在屋里的热炕上。寒秋日间多有冒犯，所以目下帮帮你的忙，该不会怪我多管闲事吧！”

柳南江侧转头去投以一瞥，心中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。易容术用者大有人在，但是想瞒过高明的眼睛，可不太容易。

秦羽烈一怔之后，立刻又回过神来，道：“古娘子！你可知身畔何人？”

古寒秋道：“据他自己说是祝永岚，谁知是真是假。”

秦羽烈道：“若是假冒祝永岚，倒无关紧要；倘若真是祝永岚，古娘子就不妙了！”

古寒秋道：“有何不妙？”

秦羽烈道：“祝永岚在武林中是出了名的老风流，终日寻花问柳，纵情青楼。娘子寡居，如今与祝永岚同处一室，传扬出去，岂不是大为不妙？”

古寒秋啐道：“呸！嚼你的烂舌根吧！他是柳南江，根本就不是祝永岚。”

想不到她经不起秦羽烈一激，就说出了真相。

秦羽烈面有得色地笑道：“柳相公！秦某人没有猜错吧？”

古寒秋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古寒秋上了你的大当！”

柳南江猜不透古寒秋的来意，她既像是无意中揭穿了他的身份；又像是和秦羽烈一唱一和，故意要他陷于尴尬局面中。

不过，柳南江却有应变之法。站立当场，不闻不问，静观其变。

公孙彤一旁插口道：“老朽已多年不见‘罗汉伏虎掌’之威势，今日却教老朽在柳相公手下重开眼界，真是有幸得很……”

语气一沉，接道：“借此机会，老朽尚有一事想求教于相公。相公方才要本堡花管事转告秦堡主，说是祝永岚和黄衫客业已结盟，要共同对付‘祥云堡’，可是真有其事？”

柳南江情知再硬充祝永岚到底，势将貽人笑柄，因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因前些日与秦堡主闹得不欢而散，因此才隐去真面目免去重聚时尴尬。秦堡主却一定要揭穿，不知有何用意？”

秦羽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柳相公请回答公孙总管的问话。”

柳南江轻噢一声，目光转向公孙彤，像是从未听过公孙彤所提出的问题一般。

公孙彤双手一拱，道：“柳相公既然未曾入耳，老朽不妨再说一遍……”

柳南江一挥手，接道：“不用说了！祝永岚的确已和黄衫客结盟。”

公孙彤辞色平静地问道：“相公何处听来？”

柳南江本是听凌长风谈起祝永岚经黄衫客疗伤后感激不

尽，然后加以臆猜。

此刻为加重其真实性，因而一口咬定，道：“在下亲眼所见。”

公孙彤缓缓摇头说道：“只怕未必可靠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祝永岚身受在下剑创，经黄衫客悉心疗治，已无大碍。那老头儿感激涕零不已，两者结盟可说顺理成章之势。”

秦羽烈讶然道：“祝永岚曾被相公剑创么？”

柳南江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语气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在下也被那老儿的掌劲伤得不轻。”

秦羽烈道：“秦某人却看不出相公身上有何伤势啊！”

柳南江道：“此事算起来过去十来天，在下蒙柳夫人接回华山‘啸吟山庄’小住七日，悉心治疗，既已痊愈，不劳动问。”

公孙彤双目一张，道：“相公去过‘啸吟山庄’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不错。”

公孙彤走近几步，低声问道：“相公可曾见过武林中盛传一时的‘情圣’柳啸吟？”

柳南江心头不禁暗怔，情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吐了不该泄漏的秘密。低头沉吟，不知该如何去回答对方这一句话。

公孙彤离柳南江只不过三步之遥，突见他右腕倏扬，一掌拍抽柳南江腰际的“会池”大穴。出手之快，如同电光石火。

观其捏拿部位，却又不想一掌置柳南江于死地。

古寒秋大叫道：“柳相公当心……”

柳南江虽未想到公孙彤会遽然出手，在对方那股强劲掌风堪要临体之际，却也先一步有所觉察。

不待古寒秋警告，就已身形横飞八尺，一闪避开。

熟料秦羽烈和公孙彤早有默契，先一步计算好了柳南江的闪避之势，以逸代劳。仗以成名的“困龙八抓”闪电般施出。叭地一声，就抓住了柳南江的后领。公孙彤一掌落空，二掌又起，呼地一声拍向柳南江的前胸。

此招，已然威胁大增，掌劲呼呼生风，丝毫未留余地。

柳南江后领被秦羽烈一把抓住，闪避不得，只得右掌向前，左掌向后，同时拍出两掌。

掌势一起，身后之秦羽烈已然松手退开。面前之公孙彤却未撒招收势，依然一拍到底。

砰然巨响，两股掌风汇接一处，平地狂飏三尺，激成一道浊流。草木、沙石，无不卷飞。柳南江和公孙彤二人各自后退三步。

柳南江心头暗骇不已，果然公孙彤的武功要比秦羽烈高强得多。若非自己喝下柳夫人所赐的“补元汤”使内力大增，在公孙彤凌厉掌风一击之下，必然非死即伤。

公孙彤聚集七成功力拍出一掌，仅仅赢得持平之局，也是心头狂骇不已。定定神，冷叱道：“娃儿内力大增，想必是受那柳夫人之赐了！”

柳南江道：“不劳动问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接道：“尊驾内力凌驾秦堡主之上，却屈为总管之职，内中想必另有隐情……”

公孙彤接道：“娃儿若想见天明之日头，最好少说废话。”

古寒秋在一旁冷笑着插口说道：“江湖中传言，秦堡主不过是一个傀儡，总管公孙彤才是掌权之人，看来并非虚言。”

秦羽烈狂怒道：“古娘子找死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人已飞身前扑，五指箕张如钩，向古寒秋头颅上抓去。

古寒秋也非易与之辈，手中黑竹箫一抡，不顾对方抓来之势如何险恶，竹箫笔直地点向秦羽烈的“璇玑”穴。

两人一眨眼之间拆过三招，未定胜败。

公孙彤沉声说道：“娃儿！别给无尘大师丢人，快快亮出‘罗汉伏虎掌’的绝招！”

话声一落，缓缓拍出一掌。

柳南江心头明白，这一掌乍看轻缓，其实隐藏了无限变化和杀机。

柳南江从无尘大师习艺，除了那套“雷音八剑”尽得精髓之外，一套“罗汉伏虎掌”也练到相当火候。

不过，无尘大师曾一再告诫，使用掌法多半要借助深厚之内力，柳南江年纪尚轻，内力修为距离炉火纯青之境地为时尚远，难将“罗汉伏虎掌”威势完全发挥，是以嘱其不得擅用。

自从离开“啸吟山庄”之后，柳南江已然发觉自己内力大增，加以目下寒星宝剑不在身边，故而动用了“罗汉伏虎掌”。

此刻见公孙彤轻缓地拍出一掌，立即右掌轻挥，潇洒自如地施展了一招“咆哮山岗”乍看轻如飘絮，实际上也是蕴藏无限变化与杀机。

那边的古寒秋以硬打硬接的手法，将一根黑竹箫施展得如同她腰际竹篓中的灵蛇般翻腾流窜，招招指向秦羽烈的要害，一时之间，竟然逼得秦羽烈连连后退，落尽下风。

多亏这位品箫弄蛇的古娘子，在面对强敌之下，竟然还有心思照顾柳南江。抽空闲眼一瞥，连忙振声叫道：“柳相公当心点！那公孙彤老儿施展的是霸道已极的‘风林十八掌’……”

她的话声未落，这边柳南江和公孙彤已然两掌相接，砰然巨震，砂石飞扬，草木尽折，而他们二人也各自被那强劲的掌风震退五步。柳南江频频喘吁，气血翻腾，再看公孙彤，神色也与他相同。然而在喘吁之余，又多添一层骇意。

秦羽烈和古寒秋也是惊骇不已，竟然同时停下来，木立未动。

整个院落中一片静默，无半点声息。

自然，东厢西厢两旁上房中的客人多半业已惊醒。一般旅客则必然早就被褥蒙头，簌簌而抖，哪里还有胆子瞧热闹；即或这两排上房中尚有武林中人投宿，也莫不屏息凝神，偷觑这一场龙争虎斗。

柳南江与公孙彤四目交接，双方不发一言。

良久，柳南江方沉声道：“尊驾好厉害的掌法，想不到遁世多个，行方不明的终南三君之一的‘石君子’竺道台竟然绛尊纡贵，屈为‘祥云堡’之总管，倒是使人意想不到。”

古寒秋心中一动，以公孙彤方才那一掌看来，他显然就是竺道台的化身。

终南三君有结谊之盟，古寒秋心存顾忌，倒不便点破了。

公孙彤被柳南江一掌震退后，的确狂骇不已，此刻已然镇定心神，闻言并未过分激怒，冷声道：“娃儿！‘风林十八掌’是那竺先生所创，半点不假，然而竺先生曾授与老夫和祝永岚二人，老夫公孙彤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……”

柳南江冷笑着接口道：“以尊驾功力看来，凌驾秦堡主之上，何以甘愿委屈在秦堡主之下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老夫心甘情愿，与旁人无干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尊驾并非‘石君子’竺先生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自然不是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竺先生如今何在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竺先生遁世多年不出，老夫岂能知其下落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请问尊驾，竺先生行方不明，有多久了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约莫一十五年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再请教一事，死于‘风林十八掌’掌风之下者，有何征兆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心脉震断，口不流血，目不突睛，别无异状。”

柳南江问来问去只是一副枷，如今锁枷已然套上了公孙彤的颈项，这才说出他想要说的正题。

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公孙总管，竺先生约莫有一十五年未在武林中显露行迹，尊驾不会记错吧！”

公孙彤似已心神不耐，沉叱道：“自然不会错，娃儿何其罗嗦！”

柳南江一字字如敲金击玉般道：“公孙总管！你且站定脚跟，听我慢慢道来……”

吸了一口长气，缓缓接道：“七年前，‘七柳斋’中隐居之‘关中一龙’凌震霄死于心脉震断；八月仲秋之夜‘芙蓉寨’门人也死于心脉震断，浮尸曲江池中；翌日曲江池畔‘绮水阁旅店’之中一名卧底店家也因心脉震断而亡。三人俱是口不流血，目不突睛，显然是被‘风林十八掌’所击殒命。竺先生既已十五年未在江湖上露面，自七年前三月初三以迄今年八月十六这三条命案，又是何人所为？”

公孙彤听至一半，神色已然大变。然而他依旧静静听完。方沉声回道：“目下会用‘风林十八掌’之人尚有祝永岚，何以唯独质问老夫？”

柳南江冷笑道：“在下已先一步问过祝永岚，他已矢口否认。”

公孙彤道：“杀人者，焉能自承是凶手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观诸尊驾与祝永岚二人之作为，后者之言较为可信。”

秦羽烈在一旁插口叫道：“公孙总管，养虎貽患，快些毙了这个娃儿！”

柳南江方待回话，忽听古寒秋说道：“柳相公，并非古娘子临危不助，只因相公方才曾指称公孙总管可能是终南三君子之一竺先生之化身。公孙总管虽加否认，却难以肯定。古娘子亡夫萧公云达乃三君子之一，此情此境已不容许古娘子贸然出手。相公多加小心，古娘子先一步告退。”

言罢，飞身而起，纵上屋顶。再一弹身，就不见了踪影。

眼下成了以二对一之势，柳南江不禁心头暗凛。此刻那公孙彤已然扬掌待发。一旁的秦羽烈也是虎视眈眈，俟机而动。

柳南江虽有凛凛之情，却无畏惧之色。沉声说道：“秦堡主！你假貌伪善，妄图双手遮天，柳南江死不足畏，这客栈中尚有武林中人。天明后你之作为即将传扬江湖道上，自有那仁人义士为我柳南江复仇！”

秦羽烈冷笑道：“柳相公！此刻说这种话未免太嫌多余！相公莅临长安，秦某待以上宾之礼。无奈相公得寸进尺，且诈弄诈，使秦某为武林同所不谅。秦某如不杀你，岂有容身之所？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身形前扑，右手五指屈如铁钩，向柳南江项间抓去，观其身手，如鹰隼攫食，辛辣无比。

忽听公孙彤低叱道：“堡主且慢动手……”

这一声低叱竟宛如纶旨，秦羽烈身在半空中一个转折，重又落回原处。

公孙彤身形半转，面对柳南江接道：“娃儿可听老夫一句剖解之辞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洗耳恭听！”

公孙彤道：“娃儿方才言道，‘关中一龙’凌震霄于七年前三月初三因心脉震断死于‘七柳斋’中，是从何处听来？”

柳南江道：“此乃人所共知之事，就连秦堡主也曾一再提及。”

公孙彤连连摇头，道：“那不过是以讹传讹，不实之说……”

语气一顿，低声接道：“娃儿！那‘关中一龙’凌震霄未死！”

凌震霄未死之说，柳南江并未感到惊奇；因为他早就和凌震霄本人会过面，那是千真万确之事。然而此事出自公孙彤之口，就难免使他惊骇不已了。盖此事乃他与凌震霄本人所知之天大机密。

方才听到秦茹慧提及秦羽烈和公孙彤已知凌震霄未死之事，柳南江还将信将疑。此刻亲耳听公孙彤说出，不禁心头狂骇。不过，在心神稍为镇定之后，柳南江复又私心揣测，对方也许只是生疑臆断，并无真凭实据。

因而，暗吁一口长气，轻描淡写说道：“此说未免太无稽了。”

公孙彤冷笑道：“老夫从未说错过一句话！”

柳南江心中暗动，武林中只有一人从来出言不收，说一无二，那就是终南三君子之一的“石君子”竺道台，看来……

不过，他却不再点破，仍一口咬定，道：“家师曾亲眼见到

凌震霄之尸体，除非他心脉震断后尚能转魂还阳，否则毕死无疑。”

公孙彤冷笑连连，道：“嘿嘿……想不到无尘大师生就一双高明法眼，勘破了万丈红尘，却被凌震霄戏耍了一番。”

柳南江佯怒道：“尊驾何出此言？”

公孙彤道：“娃儿稍安勿躁！老夫自然要对你说个明白……”

语气一沉，接道：“死者不过是凌震霄之替身，凌震霄本人则改头换面，依然在江湖上行走。不但令师遭受其蒙，即使老夫也被瞒骗了七年之久。”

公孙彤语气之中已明显透露出，他本来要置凌震霄于死地，却不料被凌震霄狡奸兔脱。

如此说来，七年前假扮走方郎中进入“七柳斋”中遽下煞手掠夺玉珮的必然是公孙彤了。

柳南江心中几乎已完全肯定。然而，他此刻却不再轻易出口。当下故作沉吟一番，然后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‘关中一龙’凌震霄尚活在世上？”

公孙彤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！而且凌震霄还不时在长安附近活动。”

柳南江道：“在下不信。”

公孙彤冷笑道：“娃儿与那凌震霄数度会面，只是不识其本来面目罢了。”

柳南江心头不禁暗惊，从语气中可以听出，公孙彤对凌震霄之行迹已经了若指掌。为进一点得到证实，复又问道：“请问尊驾，凌震霄如今以何种模样出现武林？”

公孙彤一字字铿锵有力地說道：“黄——衫——客——娃

儿会过他不少次吧？”

此语一出，柳南江心头狂震。凌震霄掩藏了七年之久的行踪，竟然败露，看来他费尽心机巧织的罗网也将破败无功了。

柳南江一念未已，忽见一道黑影自他所在的上房之中电射而出。

暗影之中，复出一道耀眼晶光。

原来是那秦茹慧，短剑横胸，落在公孙彤面前，沉叱道：“公孙老儿受死！”

话声中，一剑向公孙彤当胸刺去。

公孙彤猝不及防，当下冷哼一声，双掌连挥，两股暗劲同时向秦茹慧握剑右腕卷去。

柳南江不禁失声惊呼，在公孙彤所施展的“风林十作掌”之凌厉攻势下，秦茹慧非死即伤，即使想躲也躲不及。

柳南江虽心头狂骇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只有眼巴巴等待着惨剧的发生。

殊不知结果不出柳南江的意料之外，在那两股掌风如惊涛骇浪般行将卷到之一瞬间，只听秦茹慧娇叱一声，人已腾跃而起，宛如天马行空，手中短剑改为平削，自公孙彤头顶一闪而过。

这一转变，快似电光石火，使人目不暇给。

待秦茹慧双脚踏实，柳南江这才发现她手中短剑上多了一团物件，原来是公孙彤头上的发髻。公孙彤、秦羽烈无不心头狂震，柳南江也是狂骇不已！

终南山望鹿坡前的异象又重新映入他的脑际，秦茹慧不成招式的一剑几乎使他丧命；目下这一剑依然不成招式，然而却犀利已极地削去了公孙彤头上的发髻。看来，她的魔性又要